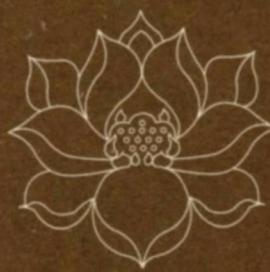


印順法師
佛學著作全集

第十七卷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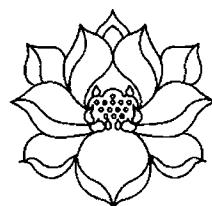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印順法師 佛學著作全集

第十七卷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下）



第十七卷目录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下)……(505——1130)

目 录

第十章 般若波罗蜜法门	505
第一节 《般若经》的部类	505
第一项 《般若经》部类的次第集成	505
第二项 现存的般若部类	512
第二节 原始般若	530
第一项 原始般若的论定	530
第二项 原始的般若法门	536
第三节 下品般若	547
第一项 般若的传宏	547
第二项 般若的次第深入	553
第三项 下品的增补部分	571
第四节 中品般若	577
第五节 上品般若	591
第六节 般若法义略论	602
第一项 菩萨行位	602
第二项 空性	610
第三项 法性·陀罗尼·佛	633

第七节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642
第十一章 净土与念佛法门	647
第一节 东西二大净土	647
第一项 阿弥陀佛极乐净土	647
第二项 阿閦佛妙喜净土	660
第三项 东西净土的对比观察	669
第四项 法门传出的时代与地区	680
第二节 净土思想的开展	687
第一项 净土与誓愿	687
第二项 大乘经所见的二大净土	706
第三节 念佛法门	715
第一项 念佛见佛的般舟三昧	715
第二项 念佛法门的发展	728
第十二章 文殊师利法门	745
第一节 有关文殊菩萨的教典	745
第一项 文殊教典略述	745
第二项 论集出的先后	785
第二节 文殊法门的特色	792
第一项 文殊及其学风	792
第二项 佛·菩萨方便行	807
第三项 法界	821
第四项 诸法是菩提	828
第五项 弹偏斥小	838

第六项 女菩萨·四平等	847
第十三章 华严法门	853
第一节 《华严经》的部类与集成	853
第一项 汉译的《华严经》部类	853
第二项 《华严经》的编集	862
第二节 毗卢遮那佛与华藏庄严世界海	876
第三节 菩萨本业	886
第一项 在家与出家菩萨	886
第二项 塔寺与塔寺比丘	900
第四节 菩萨行位	914
第一项 十住与十地	914
第二项 华严十地	927
第三项 十地说的发展	937
第五节 善财南参	945
第一项 善财与福城	945
第二项 善财参访的善知识	953
第六节 普贤行愿	964
第十四章 其他法门	979
第一节 鬼国与龙宫	979
第二节 宝积与法华	990
第一项 不著空见、兼通声闻的宝积	990
第二项 开权显实、开迹显本的法华	999
第三节 戒·定·慧	1012

4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

第一项 大乘戒学	1012
第二项 大乘定学	1030
第三项 大乘慧学	1044
第十五章 初期大乘经之集出与持宏	1069
第一节 从大乘经自身去探求	1069
第二节 初期大乘的持宏者	1072
第一项 出家菩萨与在家菩萨	1072
第二项 阿兰若菩萨与塔寺菩萨	1093
第三节 初期大乘的集出者	1106
第一项 大法的传出与声闻教团	1106
第二项 法门传出的实况	1116
第四节 大乘是佛说	1125

第十章 般若波罗蜜法门

第一节 《般若经》的部类

第一项 《般若经》部类的次第集成

般若波罗蜜(*prajñāpāramitā*)^①,为六波罗蜜——六度之一。在菩萨修学的菩提道中,般若波罗蜜有主导的地位,所以般若波罗蜜是遍在一切大乘经的,可说是大乘法门所不可缺少的主要部分。在大乘经中,有特重般若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中心而集成圣典;这部分圣典,也就取得了《般若波罗蜜经》的专称,成为大乘经中重要的一大类——“般若部”。《般若经》的部类,着实不少!这些般若部类,在佛教史上所见到的,是在不断的增多中,从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到(唐玄奘译出的)十六部;以后还有称为《般若经》的传译出来。大概地说,《般若经》的集出,是从“大乘佛法”兴起,一直到“秘密大乘佛法”传布的时代。当

^① 般若波罗蜜,新译作般若波罗蜜多。意译为“智度”、“明度”、“慧度”、“慧到彼岸”。波罗蜜旧译为“度”,古译作“度无极”。

然，最受人重视的《般若经》，是属于“大乘佛法”时代的，尤其是代表初期大乘佛法（西元前一世纪中，到西元二世纪末）的部分。为了说明代表初期大乘的《般若经》，所以叙述《般若经》在佛教史上次第增多的情形，也就可以推定代表初期大乘的《般若经》。

一、“二部”：在中国佛教史上，《般若经》的传译与传说，应该是从“一部”到“二部”。不过最初传译过来的时候，只有这一部，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般若经》，也就没有引起《般若经》的部类问题。《般若经》最早传译过来的，是汉灵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三十章（品），或名《摩诃般若波罗蜜经》^①。到了魏甘露五年（西元二六〇年），已从传说中知道有两部《般若经》了，如《出三藏记集》卷一三《朱士行传》（大正五五·九七上——中）说：

“士行尝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品），六十万余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送至陈留仓垣水南寺。河南居士竺叔兰，善解方言，译出（为）放光经二十卷。”

朱士行在洛阳所讲的“小品”，就是《道行般若经》。这部经，古人评为“道行颇有首尾隐者，古贤论之，往往有滞”^②。士

^① 依《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五五·六中）。

^② 道安《道行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四七中）。

行知道有广本的《般若经》，所以到于阗去访求的。等到晋元康五年（西元二九五年），竺叔兰译出了《放光般若经》^①，与《道行般若经》相对，古人就称之为“大品”与“小品”。这二部，有着共同的部分，古人是相信从《大品》抄出《小品》的，如道安（西元三一二——三八五）《道行经序》说：“佛泥曰后，外国高士抄九十九章为道行品。”^②支道林（西元三一四——三六六）《大小品对比要抄序》说：“先学共传云：佛去世后，从大品之中抄出小品。”^③“大品”与“小品”的名称，一直传下来。鸠摩罗什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十七（或二十四）卷本，称为《新大品经》；十卷本称为《新小品经》^④。《大品》与《小品》，也就是《般若经》的广本与略本。

二、“三部”·“四部”：鸠摩罗什来华的时代（西元四〇一——四一五顷），中国佛教界知道了《般若经》有三部，如《大智度论》（西元四〇二——四〇五译出）卷六七（大正二五·五二九中）说：

“般若波罗蜜部经卷，有多有少，有上中下——光赞、放光、道行。”

《智度论》所说的《般若经》，有上中下，也就是《光赞般若》、《放光般若》、《道行般若》。《智度论》又说到：“如小品、放

^① 凉州方面，竺法护在晋太康七年（西元二八六），也译出了与《放光经》同本的《光赞经》。

^②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四七中）。

^③ 《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正五五·五五中）。

^④ 《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五五·一〇下）。

光、光贊等般若波羅蜜，經卷章句有限有量，般若波羅蜜義無量。”^①這與上文所引的，內容完全相合，只是順序顛倒了一下。《光贊》、《放光》以外的《小品》，就是《道行經》。漢譯的《光贊》，現存十卷，是殘本。但古代有一傳說：“光贊有五百卷，此土零落，唯有十卷。”^②《光贊》五百卷說，可能是十萬頌《般若》的古老傳說。《大智度論》卷一〇〇（大正二五·七五六上）說：

“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

十萬偈的《般若經》，是三品中的上品，《大智度論》是稱之為《光贊》的。《大智度論》是《般若經》的注釋，所依的經本——“二萬二千偈”，就是鳩摩羅什所譯的《新大品經》，與竺叔蘭所譯的《放光般若》、竺法護所譯的《光贊》殘本，都是三品中的中品。三部般若，是在二部——《大品》、《小品》以外，更多了一部十萬偈本。龍樹造《大智度論》，在西元三世紀初，當時印度已有了三部《般若經》；但傳說來中國，已是五世紀初了。不過，如採取“光贊五百卷”說，那麼竺法護譯出《光贊》的時候（西元二八六），中國佛教界可能已聽說過“三部般若”了。

“四部”說，見于僧睿的《小品經序》（大正八·五三七上）：

“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

^① 《大智度論》卷七九（大正二五·六二〇上）。

^② 吉藏《金剛般若疏》卷一（大正三三·八六中）。

品也。随宜之言，复何必计其多少！”

僧睿本来是道安的弟子，后来成为罗什的门人。罗什译《新小品经》七卷（现在分作十卷），是弘始十年（西元四〇八）。僧睿为《小品》作序，说到了《般若经》有四部，就是在三部外，加一部六百偈本。吉藏的《金刚般若疏》卷一（大正三三·八六中）说：

“有人云：当以金刚足前三部以为四也。然金刚止有三百许偈，睿公云少则六百偈，故知未必用金刚足之。”

《金刚般若》也是罗什当时译出的，三部以外加《金刚般若》，合成四部，是极有可能的，只是偈数少一些。

三、“八部”：北魏永平元年（西元五〇八），菩提留支（Bodhiruci）到中国来，译出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三卷。这部论是世亲（Vasubandhu）所造的，留支又依据世亲的论释，造《金刚仙论》十卷。《金刚仙论》有“八部般若”，也就是菩提留支传说的般若部类，如《论》卷一（大正二五·七九八上）说：

“八部般若，以十种义释对治十。其第一部十万偈（大品是）；第二部二万五千偈（放光是）；第三部一万八千偈（光赞是）；第四部八千偈（道行是）；第五部四千偈（小品是）；第六部二千五百偈（天王问是）；第七部六百偈（文殊是）；第八部三百偈（即此金刚般若是）。”

《论》文中的小字，是后人所附加的，是为了推定“八部般

若”的实体而下的注说。所以有关“八部般若”，后人的传说都相近，而确指是什么经，如《金刚仙论》所说、智者《金刚般若经疏》所说^①、吉藏《金刚般若疏》所说^②、圆测《解深密经疏》所说^③，彼此的异说就相当多了。其实，“八部般若”的前七部，偈颂多少与次第，都与《大般若经》十六会中的前七会相合。第八部三百偈的，是十六会中《能断金刚分》第九。以“八部般若”比对《大般若经》的前十会，缺第八《那伽室利分》、第十《理趣般若分》。《理趣般若分》与“秘密大乘”有关；在西元六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成立。《那伽室利分》与旧译《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相当，但旧译没有称为《般若经》，古人也没有看作般若部类。这部经而被编为般若部类，在印度也许是以后的事。

四、“十六会”：唐贞观十九年（西元六四五），玄奘从印度回国。显庆五年（西元六六〇），开始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若经》，全部梵本二十万颂，分十六会，译成六百卷，内容如下：

初会	十万颂	四百卷	新译
二会	二万五千颂	七八卷	重译
三会	一万八千颂	五九卷	新译
四会	八千颂	一八卷	新译
五会	四千颂	一〇卷	重译
六会	二千五百颂	八卷 最胜天王分	重译

① 智𫖮《金刚般若经疏》（大正三三·七六上）。

② 吉藏《金刚般若疏》卷一（大正三三·八六下）。

③ 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五（续三四·四一二上）。

七会	八百颂	二卷	曼殊室利分	重译
八会	四百颂	一卷	那伽室利分	重译
九会	三百颂	一卷	能断金刚分	重译
十会	三百颂	一卷	般若理趣分	新译
十一会	二千颂	五卷	布施波罗蜜多分	新译
十二会	二千颂	五卷	净戒波罗蜜多分	新译
十三会	四百颂	一卷	安忍波罗蜜多分	新译
十四会	四百颂	一卷	精进波罗蜜多分	新译
十五会	八百颂	二卷	静虑波罗蜜多分	新译
十六会	二千五百颂	八卷	般若波罗蜜多分	新译

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十六会，可以分为三大类。前五分是第一类：前三分虽广略悬殊，然内容都与古说的“大品”相同。四分与五分，是古说的“小品”类。这二类，文段与内容，都有共同的部分，是同一原本的分化。中(六——〇)五分为第二类：这是彼此不同的五部经；玄奘以前，曾译出前四部(六——九)，只有《般若理趣分》是新译。这部与“秘密大乘”有关的《般若理趣分》，过去虽没有传译，以后却不断地传译出来。经典的集出，有时代的前后，这是最可以证明的了。后六分为第三类：这是从般若法门的立场，将六波罗蜜多分别地集出来。

传说于中国的般若部类，是从(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到十六部，表示了《般若经》在不断的发展中。如从中国译经史上去看，首先是略本、广本，然后是《濡首般若》、《金刚般若》、《文殊般若》、《胜天王般若》，到唐代才译出《理趣般若》等，反映了印度《般若经》传出的次第。

第二项 现存的般若部类

《般若经》传布而被保存下来的，主要是华文译本，还有藏文译本，及部分梵本。这里略加叙述，以为论究初期大乘中《般若经》成立与发展的依据。

一、“下品般若”（依《大智度论》三部说，称为“下中上”）：这是中国古代所传的“小品”类。现存的华文译本，共有七部：

1. 《道行般若经》

十卷 后汉支(娄迦)谶译

2. 《大明度经》

六卷 吴支谦译

3. 《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

五卷 前秦昙摩蜱共竺佛念译？

4. 《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十卷 后秦鸠摩罗什译

5.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分

十八卷 唐玄奘译

6.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分

十卷 唐玄奘译

7.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

二十五卷 宋施护译

“下品”类七部中，1.《道行般若经》，汉灵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译出，是华文中最古译出的《般若经》。然现存经录最早的《出三藏记集》，存有矛盾的记载。在支谶译的十卷本外，

又说竺朔佛在灵帝时译出的《道行经》一卷，道安“为之序注”^①。这是支谶的为十卷本，竺朔佛（或作竺佛朔）的为一卷本。然道安的《道行经序》说：“外国高士抄（大品）九十章为道行品；桓、灵之世，朔佛齋诣京师，译为汉文。”又《道行经后记》说：“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受（原作“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译（者）月支菩萨支谶。”^②似乎十卷本是二人的合译。道安为一卷的《道行经》作“序注”；现存支谦的《大明度经》的《道行品》附有注说，应该就是道安注。但这是依据《大明度经》而作注，与支谶的十卷本不合。现仅存十卷本，一般作为支谶译。这部《道行般若经》，以下简称为“汉译本”。

2.《大明度经》，《出三藏记集》作“明度经，四卷，或云大明度无极经”^③。这部经的译者，经录中有不少的异说^④。然音译少，文字又简要，与支谦译的特性相合，简称“吴译本”。

3.《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题作“符秦天竺沙门昙摩蜱共竺佛念译”。译出的经过，如《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正五五·五二中）说：

“建元十八年正，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卢。首卢三十二字，胡人數經法也。即審數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

① 《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五五·六中）。

②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四七中——下）。

③ 《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五五·七上）。

④ 参阅棍芳光运《原始般若经之研究》（六二——七六）。

卢,残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天竺沙门昙摩蜱执本,佛护为译,对而检之,慧进笔受。与放光、光贊同者,无所更出也。其二经译人所漏者,随其失处,称而正焉。其义异不知孰是者,辄并而两存之,往往为训其下。凡四卷,其一纸二纸异者,出别为一卷,合五卷也。”

《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大正五五·一〇中)说: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五卷,……晋简文帝时,天竺沙门昙摩蜱,执胡大品本,竺佛念译出。”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五卷,译者虽有佛护与竺佛念的异说,但都是昙摩蜱执“胡大品”本。现存的《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内容是“小品”,显然与“执胡大品”说不合,所以《开元释教录》怀疑道安所说,而说“或恐寻之未审也”^①。鸠摩罗跋提(Kumārabuddhi)所献的梵本,“四百二牒”,“凡十七千二百六十九卢,残二十七字”,道安说得那样的精确,是不可能错误的。依道安的《抄序》,这是抄出,而不是全部翻译。昙摩蜱等依“大品”二万颂的梵本,对勘《放光》与《光贊》。如相同的,就不再译了。如二经有漏失的,就译出来。如文义不同而不能确定的,就“两存”——在旧译以外,再出新译,又往往加以注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并不是《大品》的全部翻译,而只是“经抄”,也就是一则一则的“校勘记”,所以只有四卷或五卷。这部“经抄”,早已佚失了。现存而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的,内容

^① 《开元释教录》卷四(大正五五·五一上)。